

## 第四章 關於「背景」的不同意見

### 一. 「背景」在意向性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之前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了，瑟爾的「背景」概念，其實與意向性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就是因為這項關係太密切了，使得索沙產生了一些質疑。我們就透過索沙的觀點，來看看「背景」與意向性之間存在著什麼問題，進而回歸瑟爾的主張，看看瑟爾是否需要考慮索沙所提出的問題。在此之前，讓我先鋪陳使索沙產生不滿的“背景”。

#### 1. 言說的滿足條件與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

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討論過，滿足條件與意向內容、心理模式甚至於與「背景」之間的關係。而由於言說是由意向內容外顯於語言而構成的，所以我們很容易會認為，一個意向狀態的意向內容與這個內容外顯於語言而構成的言說之間，具有相同的意義，例如，當我將“我要喝水”這個意向狀態的內容以語言表達時，在我心中的“我要喝水”這個意向內容的意義與“我要喝水”這個命題的意義是一樣的。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可以對於某一個命題進行不同的詮釋，而被詮釋過的命題的意義可能會與構成這個言說命題的意向內容的意義有所不同。至於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情形呢？我們先把目光轉移一下。

在第二章中，我們得知意向狀態的結構是由與言說行動結構類比而來的。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意向性的結構存在著滿足條件，表示在言說行動的結構之中存在著滿足條件。要滿足一項言說行動，端賴於其滿足條件是否實際上一一地被符合。

至此，我們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導致意向內容外顯於語言的意義與該言說的意義之間無法等同的關鍵，就是滿足條件。

##### 1.1. 滿足條件與言說

在之前的論述當中，我們提及了，瑟爾最早萌生「背景」概念的理由，在於要固定住語句的滿足條件。這也就是說，瑟爾在發展言說行動理論的時期，他便

開始在意義理論之中為「背景」概念尋找一定位。

但是，瑟爾在這項言說行動與滿足條件之間的滿足關係之外，還要我們考慮一項事實，那就是，滿足條件決定了一項言說的意義。瑟爾提供了一些很明顯的例子，例如，“貓在毛毯上”、“莎莉打開眼睛”等等；我們對於這些語句的字面意義，可以具有不同的理解，這表示，這些語句擁有不同的字面意義。這表示我們是以各式各樣的「背景」，來決定這些語句的字面意義之滿足條件。

因此，瑟爾要我們了解一項事實：滿足條件的決定不同，具有相同命題內容的言說就會具有不同的意義。而決定滿足條件的就是「背景」，因此，對於一個具有相同命題內容的言說，「背景」不同，就會對這個言說決定不同的滿足條件，進而導致這個言說具有不同的意義。而這項事實也為索沙所接受。

## 1.2.滿足條件與意向狀態

在第三章我們提及了，瑟爾會主張：不同的主體能夠具有相同型態的意向狀態，但是，這不代表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在不同的主體之中都是相同的。因為，在具有相同型態的意向內容以及相同心理模式的意向狀態之間，決定它們滿足條件的，除了是意向內容以及心理模式之外，更重要的，還有「背景」。

同樣地，從上一章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知，對於瑟爾而言，只有「背景」才是最具決定性地決定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也就是說，不同的主體，依於不同的「背景」，使得一個具有相同型態的意向內容以及相同心理模式的意向狀態，具有不同的滿足條件。

就這一點的主張而言，索沙似乎有所保留。

## 1.3.滿足條件的問題—滿足條件與意義之間的斷裂

對於瑟爾而言，「背景」以決定滿足條件的功能，存在於心靈之中。無論是語言抑或是意向狀態，「背景」都決定了二者的滿足條件，進而決定二者的意義或內容。

依照瑟爾的說法，我們可以歸結「背景」為一種決定滿足條件的能力，對於索沙而言，他會同意這一點，但是他質疑是否真如瑟爾所主張的那樣，「背景」所關係到的範圍是自心靈貫穿到語言，並且分別決定了意向性和語句意義的滿足條件。因為他在意義與意向性之間發現了其他人沒有發現的一個問題<sup>53</sup>。那就是

<sup>53</sup> Sosa, D. 1999. "Checking Searle's Background". *Teorema*, Vol. XVIII/1999, pp. 109-123. p.117

滿足條件的問題。我們先來觀察一下滿足條件在言說之中與在意向狀態之中的角色。

根據瑟爾的主張，就言說而言，表達其命題內容的語句的字面意義是固定的，但是對於一項言說，我們不僅僅只有一種滿足這項言說的滿足條件，而是可能有許多不同滿足條件，滿足了這個言說在字面意義之外的意義。

意向狀態也是如此，表達一個意向內容的語句的表面意義是固定的，但是對於一個意向狀態，我們不僅僅只有一種滿足這個表面意義的滿足條件，而是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滿足條件，滿足了這個意向狀態在表面意義之外的意義。

我們從上述的關係中可以發現，表達言說的命題內容的語句以及表達一個意向內容的語句，它們的字面意義或表面意義與滿足條件之間有著落差，這樣的落差是，滿足條件可以固定意義，但是意義卻無法固定滿足條件；索沙認為這種落差是滿足條件與意義之間邏輯上的斷裂，並且他認為瑟爾也會同意這樣的斷裂<sup>54</sup>。而這樣的斷裂，乃是詮釋的多樣性使然，索沙稱這樣的斷裂為“滿足條件的問題”。

## 2. 瑟爾犯的錯誤——對於索沙而言

瑟爾爲了要固定住語句的滿足條件，而萌生「背景」概念。隨後，瑟爾進一步地發現，在語言和心靈之間存在著一種現象，那就是每一個言說行動都有相對應的意向狀態；言說與意義具有滿足條件的問題，而在意向性理論之中，也存在著如何決定滿足條件的問題，如此一來，「背景」便作為一項能力而被瑟爾引進於心靈。而索沙認為，瑟爾將「背景」引進於心靈的過程，代表著瑟爾對滿足條件的討論，是由意義理論延申至心靈哲學，也就是將滿足條件問題自言說抽出而套用在意向狀態之中。但索沙質疑這項延申的合理性，他認為瑟爾是基於兩種錯誤才會做出如此的延伸。

### 2.1. 錯誤一：「背景」普遍地存在於意向性之中

索沙認為這樣的延申是錯誤的，他認為只有在我們無法理解或不確定語句的意義時，我們才會需要「背景」以決定滿足條件的方式來決定語句的意義。但是

---

...most of his(Searle's) disputants do not seek the kind of radical break between linguistic meaning and the intentionality of the mental that we are pursuing here.

<sup>54</sup> Ibid. p.111

對於我們自己的思想或意向狀態而言，我們不會有理解意義的障礙，也就是說，對於第一人身觀點所擁有的意向狀態而言，其滿足條件在其產生的同時就已經決定好了，換句話說，對於這類的意向狀態而言，不會有其滿足條件未被決定的問題，意思就是，在私有的意向狀態之中不存在著「背景」的作用。

### 2.1.1.內在的意向性與衍生的意向性

上述的觀點牽涉到瑟爾對意向性的區分；瑟爾認為意向性可以區分為內在的意向性(*intrinsic intentionality*)和衍生的意向性(*derived intentionality*)<sup>55</sup>。當一個說者說出一個具有意向性的語句時，這個說者便是以其內在的意向性將這個意向狀態的內容加諸語句之中，使得這個語句具有衍生意向性。而理解便是屬於後者之類的意向性。索沙主張意向性不是一個不變的現象；有些心靈狀態展現了其內在地擁有了某些意向性，相對而言，語言的意向性是由衍生而來的。而意向性由心靈至語言的傳遞之中，開啓了表徵內容的作用<sup>56</sup>。

藉由這樣的區分，索沙要主張的是，「背景」的作用僅僅在於後者，因為索沙認為，當我們擁有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時，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意向狀態不會有理解上的困難，這就表示，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意向狀態，不需要在眾多的滿足條件之中，挑選出其中的某個或某些，來作為決定這個意向狀態的意義的滿足條件，而由於決定滿足條件的是「背景」，所以，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意向狀態，不需要「背景」來決定其滿足條件。因此，「背景」並不如瑟爾所設想的那般，充斥於整個意向性之中。

### 2.2.錯誤二：滿足條件問題的延伸

瑟爾主張對於一個語句，我們所能理解的比這語句所擁有的意義還要多<sup>57</sup>，因為有時候我們能“捉住(*grasp*)”一個語句的意義，但是卻仍無法理解這個語句，所以我們自“捉住意義”到“理解意義”的過程之中，需要「背景」來固定住該語句的意義。由同樣的前提開始，索沙作出與瑟爾不同的結論。他的論證是：

- (1)對於一個語句，我們即使捉住了其意義，但仍無法理解這個語句，這表示，我們所能理解的比這語句所擁有的意義還要多。

<sup>55</sup> Searle, J. 1998.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chapter 4. pp.93-94

<sup>56</sup> Sosa, D. 1999. "Checking Searle's Background". *Teorema*, Vol. XVIII/1999. pp. 109-123. pp.113-114.

<sup>57</sup>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46.

- (2)理解是一種意向狀態，所以對於一個語句我們的意向狀態所能掌握的比這語句所擁有的意義還要多。
- (3)這表示意向狀態充分地決定了其自身的滿足條件，
- (4)所以我們不需要「背景」來定住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sup>58</sup>。

索沙藉由這個論證，做出一項更強烈的主張，那就是：意向狀態不需要「背景」來決定其滿足條件。

索沙主張如果意向狀態能夠超出語言的意義的話，意向狀態對於其自身的滿足條件而言，就是充分的，這表示意向狀態不會有滿足條件的問題。

雖然索沙承認，意向狀態的意向性在邏輯上先於語言表達的意向性，並且語言表達的意向性自意向狀態的意向性中衍生出他們自己的意向性；但是，對於索沙而言，更重要的是意向狀態的意向性的確獨立地決定了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因此，意向狀態與滿足條件之間，並沒有斷裂的存在，所以意向狀態不會有滿足條件的問題。也不會出現瑟爾所考量的狀況，那就是將滿足條件的問題，延伸至意向狀態中。



### 3.索沙的考量

基於瑟爾所犯的兩種錯誤，索沙開始提出他的另類選項(the alternative)。

#### 3.1.表徵意圖與溝通意圖

根據內在意向性與衍生意向性的區別，我們可以在語言的交流之中，找出兩種最基本的意向狀態，那就是：表徵意圖與溝通意圖。

索沙主張表徵與溝通常常一起出現於言說之中，但是它們是兩個不同的現象。他認為，一個成功的溝通必須包含說者與聽者之間的互動。對於說者而言，表徵意圖就是說者在言說中意圖表徵出一些事實或事態，而溝通意圖就是說者意圖使聽者能夠理解這個言說是伴隨著表徵意圖而展現出來的。而索沙認為表徵意圖邏輯上地先於溝通意圖。

而在此同時，對於聽者而言，聽者必須理解說者的表徵意圖。但是說者的表徵意圖，與聽者無關<sup>59</sup>。意思就是，聽者不是必要地擁有與說者的表徵意圖一樣的滿足條件。索沙指出溝通具有一種特徵，那就是語言意義與溝通意圖之間存在

<sup>58</sup> Sosa, D. 1999. "Checking Searle's Background" . *Teorema*, Vol. XVIII/1999, pp. 109-123. p. 119.

<sup>59</sup> Ibid. p. 117



著緊密的連結，並且如果語句沒有明確的滿足條件，語言就不能以一種溝通的工具而作用著。這樣的連結無法用來普遍地描述意向性的特徵。但是語言意義與表徵意圖之間，就不具有這種特徵。索沙認為瑟爾也同意這一點，因為瑟爾主張，表徵獨立於溝通。但是語言意義並非如此<sup>60</sup>。

### 3.2. 「背景」在意向性之中的限制

對於索沙而言，「背景」對一個一般語言中的語句排除了不恰當的詮釋，而且他主張「背景」的作用範圍有其界限，「背景」僅作用於溝通中對語句意義的理解<sup>61</sup>。索沙提出了一個強烈的主張，那就是「背景」只有存在於溝通之中。照索沙所言，一個成功的溝通必須包含說者和聽者之間的互動<sup>62</sup>。這表示聽者必須正確地理解說者所要表達的意義。關鍵就在於理解必須靠「背景」來固定住意義的滿足條件。

然而，言說的字面意義對於其滿足條件可能是不充分的，這表示，聽者可以對於一項言說產生各種不同的詮釋。如果一個溝通失敗了，就表示聽者以不同於說者的「背景」誤釋了說者的言說。

這表示，在說者與聽者的溝通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對稱，這種不對稱顯示聽者可能會誤釋說者所要表達的意義，但是說者不會誤釋其自身言說的意義；這是因為，對於一項言說，說者是獨立於這項言說而知道自己所想的是什麼，並且不會不確定藉由其言說所要表達的意義；因此，說者是不受誤釋所支配的。因為說者不需要對自己的言說的字面意義，做出任何像詮釋這類的動作。但是，另一方面，聽者必須由說者的言說之中，推論出說者所想的。

索沙認為，從說者與聽者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發現，即使一個既予的言說，其字面意義可以容許詮釋的多樣性，但這並沒有辦法導出，這個言說所意圖表達的思想也同樣地是不充分的。這是因為我們不需要決定我們自己的言說的滿足條件，以詮釋自己的言說。更確切地說，對於索沙而言，我們不需要「背景」來固定住我們自己言說的滿足條件。這是因為我們擁有某個意向狀態的同時，我們的心靈已內在地決定了它們的滿足條件，並且我們的思想，並不會展示出我們自己的言說中缺乏一種決定滿足條件的特徵<sup>63</sup>，由於我們的心靈不需要決定我們自身思想的滿足條件，這表示，決定我們思想的已無關乎「背景」了。如果我們被強迫去詮釋我們自己的言說，並且如果我們不能直接地觸及我們自己的思想的話，

---

<sup>60</sup> Ibid.

<sup>61</sup> Ibid. p. 112

<sup>62</sup> Ibid. p. 117.

<sup>63</sup> Ibid. p. 121

我們才會要求以「背景」來詮釋我們自己的思想<sup>64</sup>。

綜合以上所述，索沙總結了他對「背景」的主張，他認為即使語句擁有其字面意義，沒有了「背景」，語句不會相應於特定的脈絡而擁有明確的滿足條件。這表示他承認「背景」的存在；但是，由於一個主體不需要以決定滿足條件的方式，來理解其自身的言說或支持這言說的意向狀態，而聽者卻需要，因此，索沙主張我們只能夠在溝通中發現「背景」的存在。最後，透過思想與表徵內容的說明，索沙主張我們的思想，不依賴「背景」而獨立地進行表徵的作用。

## 4. 對索沙的反駁

索沙對瑟爾的批評，並不是全面地否定「背景」，而是為「背景」加上一些限制。但是我認為，在索沙的批評之中，有一些主張值得商榷。並且，瑟爾並沒有犯索沙所指認的錯誤。

### 4.1. 索沙的主張之模糊點

在陳述這項論述之前，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雖然「背景」的應用在瑟爾的理論發展的過程中是言說行動先於意向性，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論斷「背景」在意向性中的應用是瑟爾沿襲言說行動。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因此論斷，瑟爾將滿足條件的問題自語言層次延伸至意向性層次。因為，對於瑟爾而言，意向性是言說行動的真誠條件。這表示意向性邏輯上先於言說行動。而滿足條件的問題，並不會因為瑟爾先在意義理論之中提出，就代表在意向性理論之中的提出是延伸自意義理論的。在釐清這一點之後，索沙的主張還存在著更值得注意的缺失。

在 2.2. 中，索沙提供了一項論證，以主張如果意向狀態能夠超出語言的意義的話，意向狀態其本身就充分地決定了自身的滿足條件，這表示意向狀態不會有滿足條件的問題。為了論述的方便，請容許我再重複這項論證。索沙認為：

- (1) 對於一個語句，我們即使捉住了其意義，但仍無法理解這個語句，這表示，我們所能理解的比這語句所擁有的意義還要多。
- (2) 理解是一種意向狀態，所以對於一個語句我們的意向狀態所能掌握的比這語句所擁有的意義還要多。
- (3) 這表示意向狀態充分地決定了其自身的滿足條件，
- (4) 所以我們不需要「背景」來定住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sup>65</sup>。

---

<sup>64</sup> Ibid.

但是，這項論證有幾個問題，首先，按照索沙的主張，理解為衍生的意向性，這表示這樣的意向性需要「背景」來固定住滿足條件，也就是說，理解是一種需要固定滿足條件的意向狀態，這也表示，理解不像內在的意向狀態一般能夠充分地決定自身的滿足條件而不需要「背景」，根據這項主張，再考慮索沙在這部份以理解出發所做出意向狀態不需要「背景」的結論，這樣的推論實在令人費解。如果索沙要主張意向狀態充分地決定了其自身的滿足條件，這該是針對內在的意向性而言，並無法普及所有的意向性，因為，對於衍生的意向性而言，我們需要決定這類的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這表示，只有在第一人身觀點之下，主體對於其一一的意向狀態不需要由「背景」來決定其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所以雖然理解是一種意向狀態，但是，對於索沙而言，由於一個意向狀態是否充分地決定其自身的滿足條件必須端賴於這個意向狀態是否屬於內在的意向性，所以，很明顯地，命題(3)所述及的意向狀態是屬於內在的意向狀態，這表示這個命題所陳述的意向狀態與命題(1)以及命題(2)所陳述的“捉住”、“理解”等等意向狀態不同。再者，依循索沙對內在意向性以及衍生意向性的區分，我們可以得知，並非所有的意向性都充分地決定其自身的滿足條件，至少就衍生的意向性而言就不是如此，這表示，一個意向狀態所能掌握意義的多寡與這個意向狀態是否充分地決定了其自身的滿足條件無關。因此，由命題(1)及命題(2)無法推導出命題(3)。另外，就算命題(1)以及命題(2)能夠推導出命題(3)，命題(3)也不一定為真，舉例而言，如果我們的生物上的能力有所改變，我們所擁有的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也會跟著改變，例如，如果我的視覺能力改變是我成為色盲，那麼我原本所具有的“天是藍的”、“草是綠的”等等的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也會跟著改變，這表示，即使是內在的意向性，也需要「背景」來固定其滿足條件。這些推論上的錯誤，突顯了索沙的主張是模糊的。

在區分內在的意向性與衍生的意向性時，索沙是用理解這個意向狀態來說明，我們只有在理解時，才需要「背景」。但是在這個論證中，索沙同樣地以“理解”這個意向狀態，來說明我們的意向狀態都不需要「背景」。索沙一方面強烈地聲明理解需要「背景」，另一方面卻又以“理解”出發推導出意向狀態不需要「背景」，並且，索沙在此論述中並沒有述及不需要「背景」的內在的意向狀態。這使我們很難了解，索沙到底要主張什麼。

另外，理解是否一定就是一種意向狀態也是個值得討論的議題。因為我們應對世界的各種能力可能也是一種理解<sup>65</sup>，針對這類的理解，索沙的論證命題(2)便值得再商榷。

---

<sup>65</sup> Ibid. p 119.

<sup>66</sup> 關於這一點的主張，是方萬全先生提供的思考方向，特此感謝。



## 4.2. 意義與滿足條件之間是否有斷裂

索沙揭露出意義與滿足條件之間不對稱的關係，而瑟爾也注意到，不同的人之所以能夠對於一個具有相同形式的語句，產生不同的詮釋，關鍵就在於，每不同的詮釋者，對於具有相同型態的語句的滿足條件會產生不同的理解，這也就是說，我們是透過對滿足條件的掌握來詮釋一個語句。

這種不對稱的關係顯示，我們能透過對滿足條件的掌握來詮釋一個語句，但是另一方面，字面意義卻不足以決定滿足條件。當我們說出某個語句的同時，索沙主張我們已經在這個語句於當時可能擁有的滿足條件之中，排除不恰當的滿足條件<sup>67</sup>，而挑選出某個滿足條件來作為我們所要表達的內容的意義，或者這些滿足條件都無法滿足我們所要表達的意義，而我們進而以其它的滿足條件作為決定這個語句是否被滿足的判準。索沙認為，這樣的事實展現了另一項事實，那就是，意義與滿足條件之間存在著斷裂。

照瑟爾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對於一個語句，我們可以有許多不同意義的詮釋以及決定不同的滿足條件。而我們會發現，其實不同的意義和不同的滿足條件是一一對應的，因為不同的滿足條件分別決定了不同的意義。類比地來說，滿足條件就如同詮釋的函項，給予不同的滿足條件，我們便會以不同的意義來詮釋一個語句。而當我們以不同於字面意義的滿足條件決定一個語句的意義時，我們不一定會期待這個滿足條件符合了這個語句的字面意義。如果事實上符合，也不是出於我們的期待使然。如果不符合，只不過表示這個滿足條件，不同於這個語句的某個字面意義的滿足條件。但是這個與某個字面意義的滿足條件有所差別的滿足條件，也決定了不同於該字面意義的其它意義。所以，滿足條件與詮釋甚至於與意義之間的關係，並不像索沙所主張的那般，具有著斷裂。甚至，我們也可以否認滿足條件與意義之間的關係是不對稱的關係。

索沙之所以會認為滿足條件與意義之間存在著不對稱的關係，是因為，索沙對於意義與滿足條件之間關係上的考量有所疏漏。由於索沙所著重的是由滿足條件支持出意義的過程，這致使他忽略了我們可以由意義還原出屬於這個意義的滿足條件。既然滿足條件足以決定意義，這表示，滿足條件不同，意義也就跟著不同，也就是說，不論是表達言說還是意向狀態的語句，如果我們不固定其滿足條件的話，我們也就無法固定其意義；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固定住其意義，就表示我們也固定住其滿足條件了。這表示藉由固定意義來固定滿足條件，也就是說，意義與滿足條件之間並沒有斷裂。

---

<sup>67</sup> Sosa, D. 1999. "Checking Searle's Background". *Teorema*, Vol. XVIII/1999, pp. 109-123. p.112

在此，我所要主張的是：我們可以說，對於一個語句，我們能夠以許多不同的滿足條件來固定其意義，但我們不能夠因此而認為意義與滿足條件之間是有斷裂的。因為，能夠固定住滿足條件就能夠固定住意義，並且能夠固定住意義也就能夠固定住滿足條件。

### 4.3. 意向狀態普遍地需要「背景」

索沙認為只有在我們無法理解或不確定語句的意義時，我們才會需要「背景」以決定滿足條件的方式來決定語句的意義。這表示，一部分意向狀態的產生需要透過一個決定滿足條件的過程，因為理解是一種意向狀態。但是，索沙進一步主張，並非所有意向狀態的產生都需要透過這樣的過程，因為，以第一人身觀點來看，對於我們自己的言說，我們不會缺乏滿足條件的決定性<sup>68</sup>，因此，對於我們自己的意向狀態，我們不需要決定它們的滿足條件。也就是說，在我們自己的意向狀態之中，不需要「背景」。

這表示，對於索沙而言，「背景」的作用，就是排除其他不恰當的滿足條件。對於主體而言，我們不需要詮釋自己的意向狀態，因此，在主體之中的意向狀態，都不需透過排除其他不恰當的滿足條件的過程來決定其自身的滿足條件，因為它們的滿足條件已內建於其中<sup>69</sup>。另外，索沙認為如果意向狀態能夠超出語言的意義的話，意向狀態對於其自身的滿足條件而言，就是充分的<sup>70</sup>，因此他認為我們不需要「背景」來定住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所謂意向狀態超出語言的意義，指的是我們總是會以在一個語句既有的意義(包括固定的字面意義與字面意義之外既有的意義)之外的意義，作為以相同語句來表達其內容的意向狀態的意義。

但是，「背景」的功能在於決定滿足條件，也就是，心靈依賴著所處的環境而透過「背景」直接提供決定滿足條件的基礎，以固定住某個意義的滿足條件。而決定滿足條件的「背景」，由於在內在的意向性中直接地決定了其自身的滿足條件，使得「背景」在第一人身主體之中的運作，因為沒有透過一種間接迂迴的“決定”過程，而導致索沙認為一個主體對其自身的意向狀態不需要要求「背景」的運作。但是，即便以第一人身觀點來看，我們不會缺乏滿足條件的決定性，這並不表示這樣的決定性不需要透過「背景」就能產生。任何的意向狀態，當然都需要「背景」來決定它們的滿足條件。我們以瑟爾的主張就能說明這一點。

索沙忽略了，瑟爾所主張的「背景」有一部份的意義是作為一項生物性的能力，那就是“「深層背景」”，無論環境如何，我們能夠產生某種意向狀態，就是

<sup>68</sup> Ibid. p. 121

<sup>69</sup> Ibid. p. 119

<sup>70</sup> 這便是索沙的論證所主張的觀點。

因為「深層背景」的功能使然。就這一點而言，索沙主張一些意向狀態不需要「背景」，似乎是忘了「深層背景」的存在。

既然「背景」的功能，並不是索沙所主張的那般。我們普遍的意向狀態就都需要「背景」來決定滿足條件。

綜合以上所述，瑟爾並沒有犯索沙所指出的那些錯誤。

## 二. 論證上的批評

雖然「背景」與意向性之間，已經不存在索沙所考量的那些問題，但是瑟爾對「背景」的主張，仍面臨著其它面向的批評。瑟爾承認，論證「背景」最好的方式就是以累積證據的方式來證明「背景」的存在<sup>71</sup>。但是史陶德與方萬全先生發現，在瑟爾的論證之中，其實存在著一些問題。

史陶德在徹底地檢查瑟爾在《意向性》中關於「背景」的主張之後，他發現瑟爾對「背景」的主張不論是論證或者是語言上的描述都存在著許多的問題。在他的批評之中便分別指出這些問題。而方萬全先生則是針對其中一項論證展開批判。

在展示出這些批評之前，我們必須了解，瑟爾對於史陶德的批評也做出部分的回應，他指出史陶德的某些批評其實是出於誤解，但是瑟爾在回應中並沒有述及史陶德對他論證「背景」的質疑。所以關於史陶德的部份，將會以討論史陶德對這些論證的質疑為主。

在這項批評中，史陶德依據瑟爾對「背景」的各項論證提出質疑。雖然在此不需重述前已述及的這些論證，但是史陶德在進行這項批評之前，整理了這些論證的一些重點，這導致我們必須再度溫習瑟爾在這些論證中的一些主張。

### 1. 學習物理技能需要「背景」的論證

#### 1.1. 物理技術論證的重點

---

<sup>71</sup>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4-145.

我們知道，在瑟爾為「背景」所提供的論證之中，有一項是以操作物理技能的熟練度來說明「背景」的作用，照瑟爾的說法，一個能夠高段地操作某個物理技術的人是在反覆的練習之中，使得身體自然而然地作出符合這些規則的動作。這種情形並不是依賴著規則在他的心中無意識地運作，而是因為“在反覆的練習中，規則退入了背景，而由身體接管”<sup>72</sup>，我們不需要再將這些規則表徵出來才可以熟練地操作某個物理技術。因此，對於一個學習某個物理技能的人而言，從開始學習到熟練這個物理技術的階段中，原來關於這個物理技能的規則逐漸地以一種非表徵的形式，成為我們「背景」的一部分。我將史陶德的主張整理為以下四點，對於史陶德而言，瑟爾的這項論證是可能以此形式呈現：

- (1)如果我們沒有做某事的能力，我們就不能夠做某事。
- (2)由於我們是“在反覆的練習中，規則退入「背景」，由身體接管”，而學成各種物理技術。所以，做某事的能力存在於我們做某事的「背景」之中，並且「背景」使我們欲做某事的行動成為可能。
- (3)如果「背景」能力是一項將規則內化的能力，那麼「背景」的內涵就會是一些表徵的集合，並且以「背景」來解釋表徵，就會是一項無限後退的過程。
- (4)但是，以「背景」來解釋表徵不會是一項無限後退的過程。所以，「背景」不會是一項將表徵內化的能力。<sup>73</sup>

## 1.2.物理技術論證的兩難

對於史陶德而言，在上述的論證中，從第(2)點開始就有問題。史陶德認為如果依照瑟爾的主張，熟稔一項物理技能在主體中的變化便是“規則退入了「背景」，讓身體接管”<sup>74</sup>，這時所需要的「背景」，其實就是將這些物理技能的規則納入其中，那麼，就表示著「背景」之中存在著規則，而這樣的「背景」也將會陷入瑟爾所要避免的無限後退<sup>75</sup>。因為在此意義下的「背景」不過就是一些其他的表徵而已。所以史陶德說明瑟爾若要主張對於規則的掌握與物理技能的熟練是無關的，那麼不應該是規則退入「背景」或成為「背景」的一部份才使得我們能熟練一項物理技能，而是規則本身便無法解釋我們所做的事和我們是如何學習的<sup>76</sup>。這表示要瑟爾放棄“規則退入「背景」，而由身體接管”的說法。

<sup>72</sup>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0.

<sup>73</sup> Stroud, B. 2000. "The Background of Thought". In *Meaning,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34-135

<sup>74</sup>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0.

<sup>75</sup> Stroud, B. 2000. *The Background of Thought*. In *Meaning,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34..

<sup>76</sup> Ibid.



但是，史陶德認為，如果瑟爾放棄“規則退入「背景」，由身體接管”這項主張，他將會面臨另一項難題，那就是，我們會失去論述「背景」的基礎。因為，如果刪去“規則退入「背景」，由身體接管”，第(2)點就會變成：我們是“在反覆的練習中”，而學成各種物理技術。但我們卻沒有辦法藉由這樣的主張，而對「背景」做出任何的聲明。

因此，對於史陶德而言，瑟爾的這項論證，既無法保持「背景」的非表徵性，也無法證明「背景」的存在。

### 1.3.檢視“規則退入「背景」”

史陶德的這個批評似乎暗示著，當瑟爾主張規則退入「背景」時，「背景」作為一種全然的心靈能力便是在將規則內化至心靈以至於提高我們的物理技能。當然這項說法不會是瑟爾所主張的<sup>77</sup>。或許是瑟爾沒有對此多加闡述的緣故，但我認為瑟爾應該是要主張“規則退入「背景」”的“退入”，並不是將任何表徵包含在「背景」之中的一種過程，而是規則自表徵的層次“退入”非表徵的層次。以此為基準，規則退入「背景」的過程並不如史陶德所解釋那般，規則以表徵的形式“退入”「背景」之中，使得「背景」成為表徵的集合。這兩種說法之間有著極大的差異。

如果依照史陶德的說法，會使得「背景」因為具有表徵內容，而使得「背景」不過是另一項表徵而已，進而導致無限後退問題的產生。但是，如果我們把規則退入「背景」，解釋為規則自表徵的層次“退入”非表徵的層次，那麼，「背景」的非表徵性仍然可以被保留，因為規則自表徵層次退入非表徵層次，代表著規則不再具有表徵性質。因此，“規則退入「背景」，代表著規則存在於「背景」之中”這項說法就不會產生史陶德所顧慮的問題。因為，「背景」並沒有因此而喪失其非表徵性。另外，即使瑟爾不放棄“規則退入「背景」，由身體接管”這項主張，也不會產生史陶德所指出的問題。

由史陶德的說法，我們來做一項推斷，那就是，如果史陶德要主張「背景」是存在的，那麼，對於他而言，「背景」不會與規則或者表徵有任何形式上的關係。史陶德撇清「背景」與規則之間的關係，這也就是對「背景」的非表徵性質作更徹底的聲明。

---

<sup>77</sup>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0.

如果史陶德要對「背景」的非表徵性質以這種方式作徹底的聲明，那麼，他將同時把「背景」推向一個困難的處境。史陶德主張，「背景」不會與規則或者表徵有任何形式上的關係，那麼提出這樣的「背景」僅是在主張「背景」的存在，而這樣的「背景」除了存在之外，並沒有對於解釋心靈中的表徵產生任何的作用。所以，如果史陶德承認「背景」的存在，那麼在他陳述之下的「背景」僅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在下一章，我將會對「背景」的非表徵性質，做一詳細的討論。

## 2.理解字面意義需要「背景」的論證

前已述及，瑟爾曾提出理解字面意義需要「背景」的論證，在史陶德的批評之中，瑟爾的這項論證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另外，方萬全先生對此也有所評論。而同樣地，史陶德也整理了這項論證的重點。

### 2.1.字面意義論證的重點

對於史陶德而言，瑟爾的這項論證主要以兩種論述進行。索沙認為，一方面，瑟爾指出我們可以在不理解一個語句的文法句構的情形下，捕捉住(*grasping*)在這個語句中每一個字詞的意義。而另一方面，瑟爾主張，我們理解一個語句的字面意義時，我們也隱約地理解了一些被當作理所當然的脈絡，這使得語句的字面意義不是一個不需要依賴脈絡(*context free*)的概念<sup>78</sup>。而史陶德認為，這兩項主張背後都隱含著一個想法，那就是，並不是所有被用來理解一語句的字面意義的東西，都是字面意義的一部分<sup>79</sup>，因為，很明顯地，文法結構與脈絡就都不是字面意義的一部分。而這也表示，我們並不全然地以字面意義本身所具有的東西來理解一語句的字面意義。這是因為，一：即使我們理解了一語句中所有字詞的字面意義，我們仍有可能無法理解由這些字詞所組成的語句。二：要理解一語句的字面意義，必須先理解一些被視為對於這語句而言，為理所當然的脈絡。所以，如果要理解一語句的字面意義，我們就得援用文法句構之外的要素以尋求理解。對於史陶德而言，尋求文法句構之外的解釋，就是致使瑟爾在這項論證中，提出「背景」理由。

### 2.2.字面意義論證的問題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瑟爾的這項論證是如何被批評的。

<sup>78</sup> Stroud, B. 2000. *The Background of Thought. In Meaning,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35

<sup>79</sup> Ibid.

### 2.2.1.字面意義論證的跳躍

史陶德解釋瑟爾之所以訴諸「背景」來解釋如字面意義這類的表徵，是爲了要避免陷入無限後退的危機，因此，便賦予「背景」解釋的功能<sup>80</sup>。瑟爾爲了避免無限後退的威脅而提出「背景」作爲解釋表徵的終止點，對於這一點，史陶德同意我們應該在文法句構之外尋找我們得以理解語句的關鍵，但是無限後退的威脅僅僅指出我們不能用表徵來解釋表徵，並沒有指引我們該訴諸什麼東西來解釋。至於瑟爾訴諸「背景」來解釋表徵的理由，史陶德則似乎認爲這之中存在著跳躍。

### 2.2.2.字面意義論證無法交代字詞的字面意義由何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方萬全先生將字面意義的問題推往更深一層。方萬全先生認爲，「背景」概念沒有辦法解釋字詞的字面意義由何而來。雖然瑟爾以理解字詞的字面意義來論證「背景」的存在，但是「背景」的存在卻沒有說明我們是如何學習字詞的字面意義。這個質疑的由來在於瑟爾爲了要解釋「背景」爲一在心靈中實現的能力時，援用了桶腦論證來說明即使沒有外物的存在，「背景」還是能夠在我們心靈中產生作用(以下將瑟爾的這個考量稱爲「桶腦情境」)。瑟爾認爲，雖然我們擁有的「背景」是由我們的生物性和社會關係交互堆疊而來，但是這些關係都必須實現在我們的心靈之中作爲“果(the effects)”<sup>81</sup>。這個主張似乎是在說明心靈的獨立性，但是方萬全先生指出，當瑟爾在述及我們如何學習語言時他卻又主張，語言和心靈是相互補充相互豐富，甚至一個成年人的心靈必須是透過語言來構成的<sup>82</sup>。針對這項主張，方萬全先生下了一個結論：因此絕大部份語句或言說的語意內容也因而是從學習而得到的<sup>83</sup>。如果我們在這個前提下考慮瑟爾所主張的桶腦情境，我們將會發現，承認即便我們是桶腦「背景」仍能產生作用這一點，會對我們解釋如何學習語言的過程產生問題。因爲方萬全先生認爲，就一般語言的學習而言，學習者無非皆置身於有外物及其他人存在的環境中<sup>84</sup>。如果我們承認上述的桶腦情境，我們便會承認即使沒有外在環境，我們仍能習得語言。所以，如此意義下的「背景」似乎言過其實了。

<sup>80</sup> Ibid. p.p. 136-137.

<sup>81</sup>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4.

<sup>82</sup> Searle, J. 1998.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p. 93.

<sup>83</sup> 方萬全，約翰·舍爾論「背景」與實在論，《歐美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三期(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443-446。

<sup>84</sup> Ibid

另外，針對瑟爾所考慮的「桶腦情境」，方萬全先生認為，瑟爾承認桶中之腦的可能性也就是承認有關外在世界的懷疑論是可能的。因此，方萬全先生認為，這個意義下的「背景」，不僅難以說明我們如何習得語言的字面意義外，更帶來了懷疑論的問題<sup>85</sup>。

### 2.3.反駁字面意義論證的跳躍

我們知道，瑟爾以論證來證明「背景」，所要支持的是一項假說。因此，這項論證不是一個邏輯演繹的論證，而比較接近知識論上推論至最佳解釋的論證。因此，一旦瑟爾指出僅靠表徵不足以解釋表徵本身，並且「背景」比表徵還要能夠解釋表徵，那麼我們便得到一項關於「背景」這個非表徵能力的線索，而我們就應該訴諸「背景」這項非表徵的能力以解釋表徵。既然這項論證不是一種屬於邏輯演繹的論證，那麼瑟爾以這項特殊的論證作為支持「背景」存在的理由，「背景」的提出就不會是一種跳躍。

由史陶德的反駁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他認為無限後退的威脅無法支持「背景」的提出。但是，重點不在於我們是否可以由無限後退的威脅推導出「背景」，重點在於，「背景」是否為一種最佳的解釋。我們知道，瑟爾對於這項論證的主要論述是在於，語句都擁有其字面意義，而我們會對於相同的語句做出不同的詮釋，這表示，一語句的各種不同的意義，是依於各種不同的脈絡。如果我們要在這些不同的脈絡之中<sup>86</sup>，固定住其中的某一個或某一些，以作為詮釋一語句的基準，我們是以一種非表徵的能力來進行固定，而提出「背景」能夠固定脈絡，就正好說明了如果沒有「背景」就沒有詮釋的基準，因此，我們在理解或詮釋語句時，需要「背景」這項非表徵的能力，這才是瑟爾引出“「背景」存在”這個結論的方式。

### 2.4.反駁字面意義論證的不足之處

關於「背景」如何在「桶腦情境」中說明我們是如何學習語言的字面意義，這個問題涉及在桶腦中「背景」的運作是否與在真實世界中的運作相同，我們待會再來討論。

首先，我們先針對懷疑論的疑慮作一初步地釐清。瑟爾之所以考慮到「桶腦

---

<sup>85</sup> Ibid

<sup>86</sup> 這些脈絡也包含著字面意義的脈絡，因為當我們在理解一語句時，我們也可能將這語句的意義詮釋為其本身的字面意義。



情境」是爲了要突顯「背景」的全然心靈性質，也就是說，雖然社會關係也可能是構成「背景」的充分條件之一，但是這樣的關係僅發生在我的心靈上，即使我與外在世界沒有連結，我的心靈仍能藉由「背景」依照任何虛擬的連結所產生的關係來產生意向狀態。這不表示瑟爾如方萬全先生所言承認了桶腦的可能性。

至於在「桶腦情境」我們是否能夠學習語言的字面意義，我認爲就「背景」作爲一項心靈能力而言，它只負責依於心靈在所遭遇的不同環境做出不同的應對。至於這些環境在事實上存在與否，並不影響「背景」是否產生作用，只要心靈存在，「背景」就存在。「桶腦情境」所提供的環境雖然實際上不存在，但是「背景」仍會以控制桶腦者所提供的環境爲爲基礎，爲其所當爲。如果一個桶腦控制者以模擬另一個真實世界的某種語言，來構作這個桶腦所學習的語言，那麼這個桶腦作爲單純的心靈而言，仍會以其「背景」能力，以其所以爲如是的條件來學習這項語言。即使，一個桶腦控制者自行構作一種語言，我們的心靈，也仍會以其「背景」能力，以其所以爲如是的條件來學習這項語言。也就是說，只要心靈以爲其置身於有外物及其他人存在的環境中，學習語言就會是可能的。這無關乎外在世界是否真實存在，或者心靈是否真實存在於外在世界。

另外，我們追問字面意義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就好比是在問，爲什麼“天”這個字的字面意義是天一樣。如果嚴加考究，我們或許會知道某些字詞的字面意義是如何產生的，而這對於我們學習一個字詞的字面意義並不是必要的，因爲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大部分所使用的字詞，其字面意義是由何而來。現在，問題就在於，「背景」的存在是否就解釋了我們如何學習字詞的字面意義，或許史陶德所整理的重點，對於說明這點會有所幫助。史陶德強調，瑟爾主張我們理解一個語句的字面意義時，我們也隱約地理解了一些被當作理所當然的脈絡。這表示我們是藉由一個特定的脈絡，來理解一個字詞的字面意義。而這也表示，我們學習一個字詞的字面意義時，我們是在學習一個符號在一個特定的脈絡中，所代表的意義。由於脈絡不是表徵，所以我們對脈絡的掌握，不會透過表徵的能力，而是透過非表徵的能力。此時，正好可以用「背景」來說明我們對這脈絡的掌握，以及處理由這些脈絡以及符號的關係，而再加上學習能力的運作，某個符號的字面意義便爲心靈所固定住，如此的作用也可延伸到語句。

至於脈絡由何而來，這不是心靈能夠決定的，當心靈遭遇到某個脈絡時，脈絡已然出現了，心靈不需要追溯脈絡的來源。

### 3.理解隱喻需要「背景」的論證

史陶德對於這項論證的探討比較簡單。

### 3.1.理解隱喻論證的重點

史陶德指出，瑟爾藉由否定字面的相似性而突顯「背景」在理解隱喻時的重要性。因為瑟爾認為，如果我們僅僅以字面的相似性來解釋對隱喻的理解，我們就會陷入無限後退的危機。因此，為了避免無限後退的威脅，瑟爾提出「背景」來解釋我們何以能夠理解隱喻。

### 3.2.理解隱喻論證的跳躍

史陶德認為，導致無限後退的原因就是，一旦我們以字面相似性來解釋我們對隱喻的理解，我們便是透過一些規則來詮釋隱喻。但是這些規則也需要被詮釋。因此，便產生無限後退的問題。同於上個論證的批評，史陶德也以相同的基調來評論這個論證，他指出，無限後退的威脅僅僅指出我們不能用表徵來解釋表徵，並沒有指引我們該訴諸「背景」來解釋。這也表示著，史陶德則似乎也同樣地認為，瑟爾的這項論證之中也同樣地存在著跳躍。

### 3.3.反駁理解隱喻論證的跳躍

由於瑟爾的這個論證也是由避免無限後退的威脅出發，而提出「背景」做為理解隱喻時的必要條件。所以在這個部份的質疑之中，史陶德仍維持上一個質疑的基調而主張瑟爾提出「背景」的理由不明確。所以基於上個質疑的不恰當，我們也可以援用相同的理由來說明這個質疑的不恰當。

瑟爾以這些論證來證明「背景」的過程，是透過支持一項假說，來解釋我們之所以該選擇屬於非表徵的「背景」，而非其他任何屬於表徵的事物來解釋表徵的理由。因此，這項特殊的論證，其論證形式就不同於一般的邏輯論證。這項論證所依賴的論理方式在於，一旦事實顯示出，單單僅靠表徵不足以解釋表徵本身，我們便得到一項關於非表徵能力的線索，那就是我們應該選擇訴諸「背景」這項非表徵的能力。

總而言之，這三項質疑對瑟爾提出「背景」的理由並不構成威脅，況且史陶德在這三項質疑中並沒有說明瑟爾提出「背景」來解釋表徵是一項錯誤。如果我們不能訴諸表徵來解釋表徵，那麼我們非得訴諸非表徵之物來解釋，就這一點而言，瑟爾提出非表徵的「背景」似乎是有理的。

如前所述，史陶德的批評並不只是這三項，另外還包括使用語言描述「背景」所產生的問題，以及瑟爾的實在論立場的問題；瑟爾對於這兩項批評也提出了回應，在此就不贅述這個辯證過程。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瑟爾回應實在論問題的聲明，似乎能釐清史陶德的誤解並且解決史陶德的質疑，但是史陶德的批評使我們開始注意到「背景」的主張與實在論立場的採取之間存在著緊張的關係。也讓我們注意到實在論立場的採取其實能左右「背景」概念的主張。而方萬全先生也以較史陶德細膩的論述，來評論瑟爾的「背景」。

### 三. 「背景」與外在環境

#### 1. 瑟爾的實在論立場與「背景」的關係

方萬全先生認為，瑟爾採取了笛卡兒主義式的實在論立場<sup>87</sup>，而自這個立場出發所主張的「背景」，會是不周全的。對於方萬全先生而言，瑟爾所採取的立場是“把人身體以外的所有外物看成只有透過因果過程塑造身體的內部結構，以及提供大腦或神經系統所需的各種形式的訊息等作用而已”<sup>88</sup>。這表示，在瑟爾的主張中隱含著，在學習外在世界的知識或行動的過程之中，都是透過心靈親自參與而決定一個行為的發展。這樣的主張顯示，支持學習與行動的「背景」，具有全然心靈的性質。

#### 2. 「背景」的內容與外在世界的性質

對於瑟爾而言，「背景」具有全然心靈的性質。但是方萬全先生懷疑這一點，他認為，近年來認知科學的研究以及認知科學哲學的論述都顯示，在心靈向外於主體的世界產生行動的過程之中，決定一個行為的不只是心靈，還包括生物體所處的外在環境，他認為環境的複雜性和自然界維持某種程度的規則性與穩定性，似乎也應該是「背景」的一部份，方萬全先生以認知科學界所探討的例子為例<sup>89</sup>：

**特別設計的容器可以讓小孩子在吃東西時，比較不易把食物灑出來。這個容器顯然並不一定會型塑小孩子身體的內部結構；試想小孩初次使用這類容器，因此根本來不及有時間去型塑小孩的身體之內部結構。這個容器的作用**

<sup>87</sup> 方萬全，約翰·舍爾論「背景」與實在論，《歐美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三期(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449。

<sup>88</sup> Ibid. 449-452.

<sup>89</sup> Ibid.

也不是或不只是提供小孩的大腦某種資訊；它可以只是以其外型，直接限制小孩子的動作，或動作幅度的大小或樣式，而達到食物不易灑出來的效果。這種將問題(至少是部份地)交由生物體所處的外在環境去解決，而不是交由生物體自己去「操心」的情況，其實是種熟知的現象。

所以，「背景」的內容應該包含著心靈之外的一些因素。也因此，瑟爾所主張全然為心靈的「背景」概念，也在認知科學等等的討論之下，顯得不正確。

### 3. 「背景」仍具有全然心靈性

方萬全先生如此的主張減煞了「背景」的全然心靈性質。外在環境的種種性質，的確影響著我們的行動。但是，我們就應該因此而放棄「背景」的全然心靈性嗎？我認為不需要。

首先，就其所舉之例而言，小孩之所以不會將食物灑出，並不是因為小孩具有“不會將食物灑出”這項能力，而是因為特殊容器的設計使然。在小孩使用這個特殊容器時，她/他當然沒有在身體內部型塑一項使用這個特殊容器的結構，因為她/他根本不知道這個特殊容器有著何樣特殊的功能，就如同嬰兒使用學步車一樣，她/他是依於身體內部已型塑的結構，如肢體擺動，來“使用”這項器具，所以小孩所具有的使用特殊容器的能力，是基於她/他在身體內部已型塑好的其它結構，如使用碗的能力使然。

再者，在陳述「背景」的主張時，瑟爾似乎不是沒有考慮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因為在決定一個行動或行為的發展時，「背景」透過將一些外在世界所包含的事物或狀態視為理所當然的過程，以適應不同的環境而做出不同的行動或行為。這不表示有所謂外於心靈的「背景」，因為即使外在環境會影響到「背景」的反應，也是因為外在的事物或狀態先透過了「背景」的處理，我們才有可能針對特定的處境做出恰當的反應。這一點可以透過一個極端的狀況看出，如果我們的心靈遭遇到的是個極端古怪且既有的經驗都無法被運用的環境，我們的「背景」能力除了僅在於維持我們基本的生理運作之外，在這種處境之下，如果不透過心靈對這個環境的處理，我們根本無法在這個環境之中有所行為，這表示雖然外在環境影響著我們的行為，但若沒有透過心靈的處理，我們根本無法行為。況且對於瑟爾而言，「背景」是一種「知道如何行事」和「知道事情是如何」的心靈能力，這樣的能力具有「深度」和「區域」兩個層次，而這兩個層次的能力，分別代表著我們基本的生理能力以及適應環境的能力；但是「背景」有一部分的功能作為適應環境的能力，並不表示環境等等甚至外在事物的複雜性與規律性也都是「背景」的內容。如果環境或外在事物的複雜性與規律性都是「背景」的內容的話，



那麼「背景」就有一部分外於心靈而存在；但是，「背景」不應該具有內容，因為「背景」是一項心靈能力，而作為一項心靈能力而言，並不會具有內容，所以，環境以及外在事物不會是「背景」的內容。另外，「背景」作為一項心靈能力，並無法外於心靈而存在，因此，環境或外在事物不會是「背景」的一部分。對於「背景」與外在事物之間的關係，我們只能說，「背景」的運作需要考慮外在環境的因素，而不是說「背景」的內容包含著外於心靈的事物或事態。

